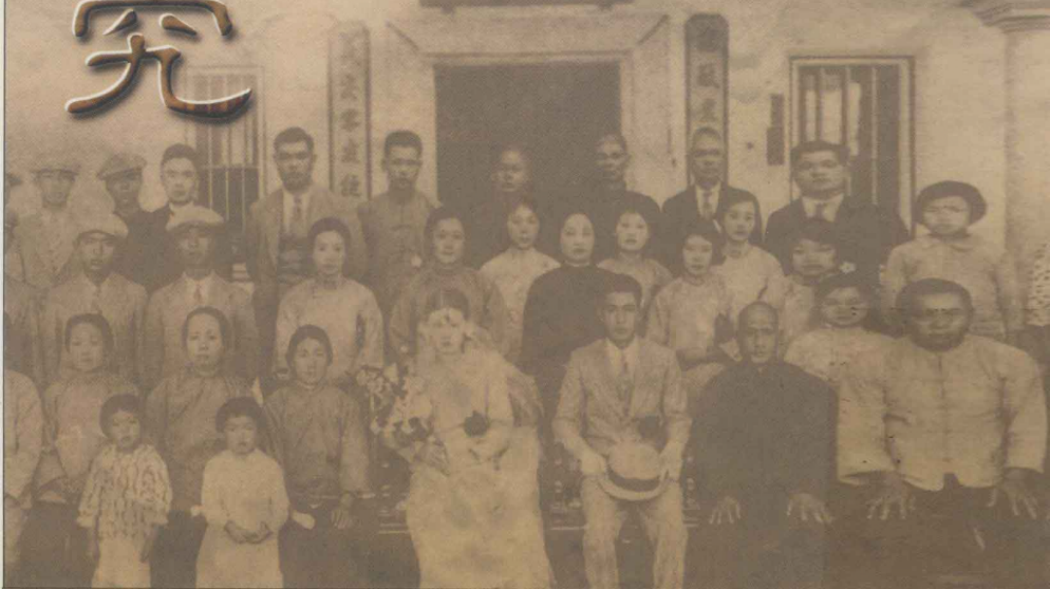


呂赫若作品研究

——台灣第一才子

陳映真等◎著



本書為「呂赫若文學研討會」的結集，研討會中邀請了作家、文學工作者及當年呂氏舊識舉行座談，另由學者專家發表十餘篇討論文字，試圖從文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及女性主義等各種角度來討論呂赫若的人、事、文，與他所身處的動盪年代，希望經由此研討會，助於他的文學地位的蓋棺論定。

ISBN 957-02-0369-2 (857)



00300

9 789570 203691



聯合文叢 124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

作 者 / 陳映真 等
發行人 / 林澄枝 · 張寶琴

總編輯 / 初安民
主 編 / 江一鯉
美術編輯 / 戴榮芝
校 對 / 呂佳真

出版者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 話 / 7666759 · 7634300轉5107
郵撥帳號 / 17623526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印刷廠 / 耘橋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 址 /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 話 / (02)6422629

出版日期 / 86年11月初版
定 價 / 300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台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作品研究

● 陳映真等／著

目次

5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林澄枝
	——寫在《呂赫若作品研究》出版前夕	
7	蕭條異代不同時	陳萬益
	——從〈清秋〉到〈冬夜〉	
23	呂赫若的短篇小說藝術	林明德
38	「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	呂正惠
	——呂赫若決戰時期的小說	
57	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	林瑞明
79	日據末期的三對童眼	張恆豪
	——以〈感情〉、〈論語與雞〉、〈玉蘭花〉為論析重點	
98	呂赫若的黨人生涯	藍博洲
127	再剝〈石榴〉	柳書琴
	——決戰時期呂赫若小說的創作母題（1942—45）	

170	呂赫若小說的社會構圖	林載爵
189	關於呂赫若作品〈一根球拍〉	野間信幸／作 邱振瑞／譯
205	首與體	施淑
224	——曰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	
248	初期呂赫若的足跡	垂水千惠／作 許佩賢／譯
248	——以一九三〇年代日本文學為背景	
265	殖民地與女性	陳芳明
265	——以曰據時期呂赫若小說為中心	
296	呂赫若與東寶國民劇	藤井省三／作 張秀琳／譯
296	——自入學東京聲專音樂學校到演出「大東亞歌舞劇」	
314	激越的青春	陳映真
314	——論呂赫若的小說〈牛車〉和〈暴風雨的故事〉	
314	呂赫若文學座談會	沈曼雯／整理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林澄枝

——寫在《呂赫若作品研究》出版前夕

呂赫若，這位當年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的文藝青年，他短短的一生（生於一九一四年，歿於一九五一年），正如一顆流星，匆匆劃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夜空，綻放著文學的光芒，卻稍縱即逝，不待黎明到來，即歸於沈寂，徒留給後人無盡的追思。

呂赫若的第一篇處女作〈牛車〉，描述殖民帝制下台灣人民的困苦生活，一對原本善良的農村夫妻，在現實生活的威逼下，最後竟然不得不男盜女娼，故事雖然沒有交代最後結局，但已足使讀者看了熱淚盈眶。這樣的一篇作品，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在台灣、日本及大陸都受到極大的迴響及肯定。此後，他作品所呈現的都是為苦難同胞發出不平之鳴及吶喊，他嚮往的桃花源是貧富均等的社會主義，他心中的理想國是民族的自由平等，因此，反日、反封建當然也就成為他文學思潮的主軸。

這樣的熱血青年，隨著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台灣回歸祖國，原可擺脫日本殖民箝制的心靈陰影，踏向光明坦途。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一場應可避免卻沒有避免的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發生了，這個熱血青年棄筆從戎，投身社會革命組織，卻不幸走上一條不歸路，最後在鹿窟武裝行動中不幸喪生，結束了他短暫卻不平凡的一生。

對於這樣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學生命，我們深覺爲他召開研討會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因此，經過多位學者專家的開會籌畫，「呂赫若文學研討會」終於在八十五年十一月召開，除由呂赫若之子呂芳雄先生在開幕時作專題演講外，亦邀請作家、文學工作者及當年呂氏舊識舉行座談，另由學者專家發表十餘篇學術論文（包括三位來自日本之台灣文學研究者），試圖從文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及女性主義等各種角度來綜論呂赫若其人、其事、其文，相信經過這樣的研討會，將有助於他文學地位的蓋棺論定，同時更希望今之儒者皆能以天下蒼生爲己任，如此則雖哲人已遠，仍能萬古流芳！

蕭條異代不同時

●陳萬益

——從〈清秋〉到〈冬夜〉

一

戰後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研究，大概說來，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由前輩文化人如王詩琅，在身心俱殘的情況下，潛處陋巷，孜孜矻矻的呵護一線香的傳承；其次是七〇年代中葉戰後出生的一代，在全然的空白斷層底下，突然驚問：「賴和是誰？」然後到處探詢搜索那被掩蓋的歷史，去親炙被時代摧殘、戰慄於社會邊緣的文學父執；第三個階段則是九〇年代，在台灣政經社會情勢改變，本土化思潮底下，由學院的師生和社會各界人士，以整理、出土文獻和客觀學術研究方式，重新整建歷史，恢復台灣新文學發生的真實面貌。

在這五十年的研究過程中，楊逵的復出文壇，標識了七〇年代的研究氛圍；而呂赫若個案的研究，則是到目前為止的最突出、最有典範意義的範例。楊逵和呂赫若所以成為焦點，都有其傳

奇性的背景：東海花園、火燒島和鹿窟，在戒嚴時期都標識著歷史的滄桑、前輩的苦難，而成為歷史失憶的一代口耳之間的禁忌傳統。因此，當楊逵以老而彌堅、瘦小卻偉岸的姿態重臨台灣文壇以後，相當鼓舞了鄉土文學的陣營，成為抗議精神的代表，甚至於以「壓不扁的玫瑰花」成為八〇年代社會運動的象徵；呂赫若則在失蹤成謎、屍骨未獲的情況下，以一尊英挺的肖像，被冠以「台灣第一才子」，以其光芒四射的音樂、戲劇、文學的表現和晚年的地下革命受到仰望和敬重。

楊逵的個案研究，可能是日據時期論述最多的，可是，其生涯較坎坷，遺稿未能全面整理復刊，因而停滯不前，其文學業績在「抗議精神」的評價之外，仍然未有較細緻的全面的討論，呂赫若的研究，則在鍾美芳的苦心下公布了呂氏的部分日記，加上林至潔將呂氏的小說全面翻譯（少數未能尋獲的篇章除外）出版，使得呂赫若的生平和文學的研究，獲得較快速的進展。

相對而言，作為日據時代新文學成熟時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的呂赫若，在七〇年代未能受到注目，而要遲到九〇年代才成為焦點，固然部分種因於社會對其日語原作的隔閡，主要原因可能還在於七〇年代省視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標準尺度——抗議精神，呂赫若除了早期的一篇〈牛車〉明確符合此一標尺外，其戰爭期作品〈清秋〉以後的篇章，又落入衆矢之的的「皇民文學」的嫌疑，即使肯定其作品成就的葉石濤都不得不相當費力的為其解說：

呂赫若擅長於描寫形形色色的農村家庭結構的變遷，人際關係所醞釀的故事，結果他輕而易舉地剖析了日據時代整個社會結構的不合理與缺陷。同時農村裡的榨取與剝削體系並非單獨

存在的，它是跟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的台灣的統治結構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呂赫若的小說完成了弱小民族傑出作家的使命，他明白地指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猶如雙翼的大鵬覆蓋在大地上的事實①。

葉老在這篇題為〈清秋——偽裝的皇民化謳歌〉的文字裡，從社會學的批評角度，論述呂赫若小說的主題，而歸結到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文學」的歷史標尺。

作為被殖民壓迫而精詳於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的作家，呂赫若對台灣社會現實的透視和文學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呂氏作品顯然在反帝反封建之外，更有其文學的追求和創作成就；反帝反封建的質素是否應予特別拔高，值得質疑，而反帝反封建的強調是否因此遮掩了我們對呂赫若的正確解答呢？鍾美芳就曾以呂氏頗為得意、也深獲當時好評的〈石榴〉一作受到冷落，對此加以質疑②。由此出發，鍾美芳對〈石榴〉、〈清秋〉、〈廟庭〉、〈月夜〉等篇章的探索③，以及朱家慧對龍瑛宗和呂赫若的比較論述④；柳書琴對決戰時期呂赫若小說創作母題的討論⑤，都開展了研究的新視野，展露了呂赫若其人及小說創作的新魅力。

一一

我這次出版的短篇小說《清秋》的跋裡也曾寫道：我把自己想成是隻小鳥，任寂寞之心所命，處處試著營巢，卻築不出滿意的巢而又飛走。而說要頒獎居巢，獲獎雖高興，但覺得頒這個獎的時機未到⑥。

這是呂赫若在一九四三年以〈財子壽〉小說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的致謝詞，在謙謝之中表達了個人對文學的執著不懈的追求，其中所謂「寂寞之心」，固然無法明描，卻大概可以意會在動盪的時代環境之中，在衆聲喧嘩之下，他自有個人的單弦孤詣的精神摸索。

縱觀呂赫若的一生，除了最後數年，在我們目前還未能完全明確掌握具體軌跡的形勢下，棄文從武，進行鹿窟武裝的革命工作，終於以流星墜逝、才華頓息，在日據時期、在嚴峻的時局中，呂赫若不能、也沒有介入台灣社會的奔競傾軋，即使因為文學盛名之累，不得已參加「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一九四三），奉派至台中州下謝康農場撰寫戰地文學，以至於掛名「台灣文學奉公會」常務理事（一九四四），都沒有喪失其文學立場以迎合當道，甚至因此為敵對陣營指責欠缺皇民意識（詳後），他一生所從事的工作，包括編劇、舞台生活、聲樂演唱教學、新聞記者、雜誌編輯以及最後的印刷出版之外，呂赫若的一生完全是一個才華四射的文藝工作者，早期以二十二歲之年，即以〈牛車〉之作，登臨日本中央文壇，並因此作被譯介到中國，名聞國際；中期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二年留日學習，在貧病交迫的現實中，學習聲樂、戲劇和文學創作，返台以後，就在張文環主導的《台灣文學》陣營裡，積極從事小說和戲劇的創作，以至於一九四四年在個人的文學事業的考慮、安頓下，出版了日據時期唯一的台灣人短篇小說別集：戰爭結束以後，在短暫的陶醉亢奮以後，又立刻拿起筆，運用陌生的笨拙的中文寫作，而且很快的在一年多的時間，就跨越了語言障礙，完成了成熟的流利的兼具時代和藝術性的〈冬夜〉的寫作。相較於二〇年代以來台灣新文學作家，從謝春木、賴和、楊逵、楊守愚、朱點人、王詩琅、張深切、吳

希望、王白淵等人都不免捲入社會運動的洪流，雖然以其精神和生命昂揚了台灣魂，相對而言，則減損了他們所可能貢獻給社會的文學才華。四〇年代的作家以張文環作為代表，從二、三〇年代的社會陣線上撤退下來，卻在文學陣線上另闢戰場。包括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等等台灣作家群，在漫天烽火與特高環伺的時局下，當然有許多迫在眉睫卻無力以對的政經社會現實，他們匍匐前進、苦心焦慮，然被指責為逃避、挫折，實際上他們則以文學為志業，與西川滿為代表的敵性部隊的陣仗中，為台灣文學開闢了不少疆土。呂赫若的生平和寫作即為四〇年代作家的典型，而鍾美芳等人立基於其日記和作品的分析研究，則為吾人揭開了呂氏文學創作的隱微心曲。

呂赫若遺留下來的日記以如下簡潔有力的告白，昭示了他的文學志業：

二十九歲，舊曆十一月十五日。

從事文學艱苦奮鬥第九年。

一、要多創作。

二、戲劇。

三、發現美的事物。

被寂寞的情緒所俘虜……（昭和十七年元月一日）

此後的日記中，經常有自我鞭策的文字，例如：「要有毅力地學習下去，除了獻身之外別無他途。」（十七、四、五）「非寫出某種作品，偉大的作品不可。」（十七、三、十九）「必須

有系統地研究戲劇，並且要多寫。」（十七、四、一）「想以這種激昂的心情來從事文學，想寫真實的長篇小說。」（十八、五、三）……它也透露了個人的創作計畫，譬如，「想寫更像台灣人生活的、不誇張的小說。有台灣色彩的東西……」（十七、三、十六）「一、出版回想風味的長篇小說《竹圍抄》。二、完成長篇小說《建成堂記》（暫定名稱），為此要讀破古典作品。」（十九、一、一）……它也記錄了某些作品的創作歷程，提供了可貴的解讀文本的依據，日記中也透顯了不少的文學理念，譬如：「啄木的苦難生涯啊！藝術家所要走的命運也。我們也不能不覺悟，但藝術直到後世仍打動人心的還是『美』。」（十七、二、二十五）「我不是不會寫以人類個性美好對象的小說，而是相形之下，是想以社會為對象，描寫人類命運的變遷。」（十八、六、十三）⑦以上充滿呂氏日記的文學熱情和抱負、理想與焦慮，貫穿了留學東京和返台之後的歲月，再加上他的隨筆〈我思我想〉中，他對同輩共同「致力創造熱情、誠實的台灣文化」的期許，對張文環、巫永福、李石樵、黃得時、吳新榮等人成就的肯定和鼓舞，以及向龍瑛宗呼籲從書齋中解放出來，一起從事「馬拉松」式的文學賽跑⑧。這一類在苛酷冷嚴的殖民戰爭體制下，昂揚求索的文學精神，令人讚嘆，甚至令鍾美芳說出「呂赫若那個年代的作家其實是相當幸福的」⑨貌似弔詭的結論。總之，在我們過去但從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標尺，去省視四〇年代作家之後，新近的探索提供了我們呂赫若個人文學創作理路的另類思維。

呂赫若作為一個作家，從其文學觀來說，並不是以文學本身的沈醉為滿足的人，而是「樸實地執著要從事真正的文學，沒有虛榮的自我滿足，窮其一生都要努力探索文學的人」。這一類「進步的」文學者，所追求的是「經常能掌握住藝術、文學的本質，著重現實的觀察，不認為現

實的藝術史及各個的藝術現象，是事先完成的『一般美』，或是自天而降的東西。然後努力留意自己的生活，『從生活中出發』^⑩。即使他從不忘卻階級性與社會性，也認同盧那查爾斯基「藝術是認識現實的特殊形式」的見解，但是他反對一味依據機械論產生的意識形態的批評^⑪，我們其實可以從他對張文環〈山茶花〉小說的批評，來映照呂赫若文學生命的訊息，他說：

他是個敏感，潔身感性，且浪漫的男人。〈山茶花〉裡將他的這一面表露無遺。山村的種種情事、想法或事物，只有在山村長大的他才能真實地描寫出來……創造這種文學，絕不是單憑理論，也不是單靠桌上苦讀就一蹴可幾的。這得全憑生活力、體內流動的血液、浪漫氣質以及天才而成。因此，我始終認為其作品中蘊含了張文環氏的文學趣味，以及他的生命^⑫。

感性、浪漫、多樣的才華、真實的生活力……所展現的個人文學趣味和生命，何嘗不是這位被吳新榮稱許為「純然是一個激情的好男子」^⑬的呂赫若，無意間流露出來的赤子自道呢？

張恆豪用「冷酷又熾熱的慧眼」來說明呂赫若文學的特質是很恰當的，一方面認知了呂氏個人浪漫熱情的生命情調，熾熱的現實關懷，卻出之以冷酷客觀的藝術形式來表現，他說：

呂赫若的文學，特別興味於瑣細的敘述手法及客觀的形式控制，透過冷酷的筆觸，剖析農業經濟過渡到工商經濟中個人和家族的困境，特別是封建性生產制度下的農村家庭結構，以及台灣婦女在封建桎梏下的悲劇性命運，尤為他所關懷的主題^⑭。

——台灣第一才子

呂赫若作品研究

● 陳映真等／著